



圖三 宋 賈師古《大土像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詩堂可見反字經文



圖一 明 王寵《千字文》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下角有「周嘉胄印」、「鼎足齋書畫記」收藏印



圖二 王寵《千字文》書寫於「金粟山藏經紙」上

而成。(圖二)首張為五六·五公分，末張五五·一公分，其餘多張介於五八·三至五八·一公分之間。「金粟山藏經紙」是宋代專為浙江省海鹽縣金粟山下金粟寺之寫經、刊印佛經而造，無紋理，質地堅硬密實，紙內外皆勻塗蠟並研至澤瑩而滑，書跡黑光黝澤，如髹漆可鑑。每幅紙有蜜朱小紅印，文曰「金粟山藏經紙」。此紙原料經檢測為桑紙，一說麻紙，並有人認為紋理與日本紙相類，可能是經由通番購於倭國後加工而成。明代再度發現該紙，並為文人所重，逐漸散佚在私人收藏裡。常見將其剝取一、二層作為裝潢用或書寫，部分可以見到隱約的印刷經文，如宋代賈師古《大土像》、馬遠《畫水二十景》等軸，其詩堂或手卷的迎首(引首)。因將紙背作為正面使用，所以常見經文呈左右相反(圖三)。清代乾隆皇帝在內府收藏不少金粟箋，用在書畫裝潢上，並於「金粟箋」詩堂上題詩，如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、唐寅《品茗圖》、倪瓚《雨後空林》(圖四)以及宋蘇軾《致夢

# 從王寵《千字文》談周嘉胄《裝潢志》與本幅手卷裝裱

洪順興

余裝卷以金粟箋用白芨糊折邊，永不脫，極雅緻。：卷貼與卷心桿，用料不多，必用檀香，卷貼兩頭刻凹些，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，視之一平可愛。帶襟用金銀撒花舊錦布，舊玉簽。

——明代周嘉胄《裝潢志》

在王寵《千字文》手卷中出現

「周嘉胄印」、「鼎足齋書畫記」等收藏印記與「鼎足齋」騎縫印，可以確定此幅書法曾經被明代周嘉胄收藏。周氏著有《裝潢志》一書，此書從明末至今被公認最具系統性的陳述裝裱修復方法與見解，本文藉由書中手卷製作、方法與材料，探究王寵《千字文》是否為周嘉胄親自裝裱的作品。

王寵《千字文》畫心材質與裝裱

王寵江蘇長洲人，生於明弘治七年(一四九四)，嘉靖十二年(一五三三)卒，得年僅四十歲。丁亥年(二五二七)嘉平月下浣於石湖草堂寫了草書《千字文》，當時三十四歲。此幅手卷右下角有收藏印記「周嘉胄印」、「鼎足齋書畫記」、「曾為周廣庵氏所藏」、「周太史所藏」以及幾

方鑑藏寶璽，包括「乾隆御覽之寶」、「乾隆鑑賞」、「石渠寶笈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、「宣子孫」與「樂壽堂鑑藏寶」。(圖一)其中「周嘉胄印」，依目前所見在故宮眾多書畫中，僅本幅出現此印。

王寵《千字文》手卷畫心縱二八公分，橫四六三·六公分，書寫於「金粟山藏經紙」上，共八張紙鑲接



文物脈絡

從王寵「千字文」談周嘉胄《裝潢志》與本幅手卷裝裱



圖五 乾隆於宋蘇軾〈致夢得秘校尺牘〉金粟箋詩堂上題「見真率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畫心兩紙鑲接處之「鼎足齋」騎縫印裝裱時產生錯位



圖六 〈千字文〉手卷展開有起伏狀況

法確定「鼎足齋」、「鼎足齋書畫記」與周嘉胄之間的關係。從明末范景文〈一五七五—一六四四〉在其《文忠集》有一則：「題周江左鼎足齋齋中所貯書畫古法物」，謂「結廬人外意蕭然，香國翻成小有天，四壁忽生空

翠溼，千秋如見墨痕鮮。摩挲金石人俱古，寢處縹湘夢亦仙，共我於中成鼎足，坐來誰羨米家船。」由此推測周嘉胄的館齋名確為「鼎足齋」，其人喜焚香自得與收藏書畫，而王寵〈千字文〉就是收藏文物之一。

得秘校尺牘》等(圖五)。王寵另一幅在嘉靖戊子(一五二八)三十五歲書〈五憶歌卷〉以及〈雜書〉都是寫在「金粟紙」上。明代中葉以後此紙洛陽紙貴，收藏書寫蔚為風潮，如祝允明的〈草書千字文〉、〈詩帖〉、文徵明〈自書雪詩〉、〈自書詩帖〉等，並見於董其昌於范寬〈谿山行旅〉、米芾〈蜀素帖〉等詩

堂、迎首(引首)上的題跋。本幅〈千字文〉裝裱形式為撞邊手卷，天綾湖水綠橫四十六·五公分，隔水仿古色十·五公分，迎首空白橫七十六公分，撞邊紙寬〇·三五公分，色深褐。手卷並非一次上壁繙平，而是分兩段裝裱，硬接口在畫心第二段左側。全幅厚度介於〇·〇二五到〇·〇二三公分之間，以約一尺

縱高手卷而言是稍嫌厚實，展開有起伏不平狀況。(圖六)畫心兩紙鑲接處上方有「鼎足齋」與下方「叔休」各七方騎縫印，每印皆有錯位，由此判斷並非第一次裝裱。(圖七)騎縫章「鼎足齋」與收藏印「周嘉胄印」、「鼎足齋書畫記」印泥顏色應屬同一款，收藏印篆文風格一致，彼此之間應有相關。不過以往資料並無



圖四 元 倪瓚 〈雨後空林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金粟箋詩堂





圖十二 玉碧、銀錠、文葉、書畫、珊瑚、古錢、寶珠、犀角八種雜寶連續圖樣

另一個裝裱手卷巧妙的方法，是在天桿包桿之前先將兩頭略為刻凹，足以容下包首錦翻邊的厚度。此妙方可使天桿更為平整，包首錦也不會因浮凸而磨損。「卷貼與卷心桿，用料不多，必用檀香，卷貼兩頭刻凹些，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，視之一平可



圖十一 元 趙孟頫《鬻鷹圖》天桿左右兩側略刻凹陷



圖十三 玉別子背面刻有「乾隆御題」、「王寵千字文」

周嘉胄主張手卷覆背選用連四紙，連四紙可以為竹料紙或稻草、青檀皮製作的宣紙，紙經研光後光潔柔軟。《裝潢志》：「覆紙選上等連四料潔而厚者，錘過則更堅實重。」本幅手卷背紙較為毛燥，不似連四紙。畫心第二紙出現兩段鑲接，主因裝裱場所狹隘，或者技術無法克服，以至於無法全幅一次裝裱上牆陰乾。手卷採用硬接口方式鑲接，造成高低厚度過劇，在捲收手卷時易磨損畫心或導致斷裂。周嘉胄則提出手卷太長分段上壁的方法，便能克服環境的限制，再長的手卷也不用分段鑲接。「包首通後必長托，用長案接連登之，如卷太長，則先裱前半，壓定俟乾，再裱後半，以必通長無接縫為妙，研令極光。」

深厚雅緻、強韌以及瑩亮的特點。「余裝卷以金粟箋用白芨糊折邊，永不脫，極雅緻。」院藏以「金粟箋」作為手卷撞邊的例子，如趙幹《江行出雪》、趙孟頫《鬻鷹圖》與趙汝殷

《風林群虎》等，且能隱約見水印經文。（圖八、九）不過王寵《千字文》並非以此箋撞邊，而是用一般深褐色宣紙，亦無「金粟箋」的光亮與密實感。（圖十）

《裝潢志》記載與《千字文》手卷裝裱的差異  
周嘉胄字江左，明末揚州人，史稱彈二十餘年之力，寫成《香乘》一書（萬曆戊午初纂前十三卷，至二十八卷崇禎辛巳刊成），採摭極博，談香事必以此書為主臬，收於《四庫全書·子部·譜錄類》等。另一書《裝潢志》，全文四千餘字，共分四十二節。歷代關於書畫裝潢散見於畫史、畫論及雜記中，唯此書是第一本有系統的論談裝裱工藝、材料、方法以及

精神。明代方以智（一六一一—一六七一）在《物理小識》「器用類」裝裱法」一則，以周江左之《裝潢志》內容為基礎，解釋裝裱方法，可見對其著錄之肯定。相較於清初周二學（活動於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）的《賞延素心錄》，同為論述裝裱，本書直至今日仍受到研究書畫裝裱修復者較多的重視，可謂裝潢史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作。  
《裝潢志》中提到手卷裝裱必須注意幾個重點：一手卷撞邊以紙為

貴，能得到較佳的保存，最忌諱用絹邊。故云「每見宋裝名卷，皆紙邊，至今不脫，今用絹折邊，不數年便脫，切深恨之。」故宮所藏手卷以紙撞邊最多，以絲絹撞邊與其相較之下確較多酥脆。主因絹為動物性蛋白質，老化速度較植物纖維快上許多，加上撞邊常施以重膠礬水，更加速其劣化。撞邊紙具有保護畫心的作用，因在畫心最外圍，較易受外力與環境影響而造成脫糊與磨損。故周嘉胄選用「金粟箋」為撞邊材料，具備顏色



圖八 五代 趙幹《江行出雪》畫心撞邊隱約可見水印經文



圖九 元 趙孟頫《鬻鷹圖》托尾撞邊隱約可見水印經文



圖十 《千字文》用一般深褐色宣紙撞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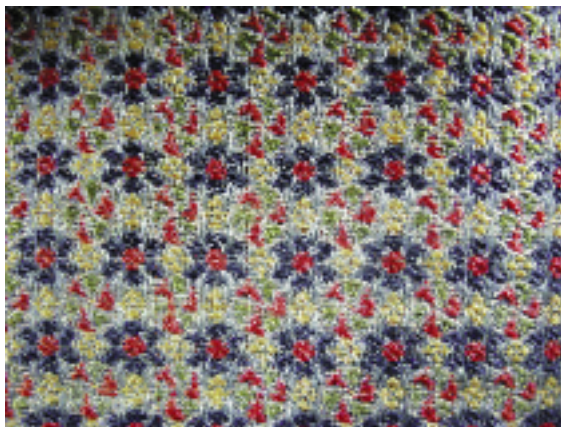
文物脈絡

■ 從王寵「千字文」談周嘉胄《裝潢志》與本幅手卷裝裱



圖十八 現代蘇州織造的同款異色四合如意錦

則與清代吳應枚〈十萬圖〉淺藍地包首錦織紋相似，僅顏色配置不同。（圖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）同一款式織錦常出現不顏色，這種同紋異色織錦古今都有，如現代蘇州織造的四合如意錦（圖十八）。相較於吳應枚於乾隆十年（一七四五）所畫〈十萬圖〉之包首錦，推論本幅重新裝裱



圖十五 清 吳應枚 〈十萬圖〉包首錦



圖十四 明 王寵 〈千字文〉包首錦



圖十七 清 吳應枚 〈十萬圖〉包首錦 放大10倍



圖十六 明 王寵 〈千字文〉包首錦 放大10倍

時期應該在乾隆年間。

小結

在眾多的院藏書畫中，王寵行書〈千字文〉，依目前所見是唯一壹幅出現周嘉胄收藏印與齋館名印的書畫。王寵生於明中葉與周嘉胄的活動年代沒有直接的關聯，以目前資料僅能說明周嘉胄曾經收藏過本幅，至於是否曾經過他的裝裱無法確知。

周嘉胄給後人最大影響是其《香乘》、《裝潢志》二書，其中《裝潢志》仍是現在從事書畫裝裱修復必讀的經典，文中提出手卷裝裱的方法與材料，在對照本幅手卷裝裱，有多處極大的差異。一、採用硬接口鑲接前後兩段。二、以深褐色宣為撞邊紙，並無使用「金粟箋」。三、帶襷是乾隆時期才出現的八寶帶而非舊織錦帶。四、覆背紙質地並不瑩亮，表面稍許毛燥，與光潔柔軟的連四紙、宣紙有很大差異。五、「鼎足齋」騎縫印錯位，這種狀況必定發生在重新裝裱過程。最後，包首錦與清乾隆時期吳應枚〈十萬圖卷〉包首錦織紋相似。

愛。」前檔項元汴收藏展中趙孟頫〈甕隔圖〉便是天桿左右兩側，略刻凹陷。（圖十一）

本幅〈千字文〉手卷束帶上織有玉磬（以示喜慶）、銀錠（象徵富貴）、艾葉（用以避邪）、書畫（象徵智慧文雅）、珊瑚（象徵富貴）、古錢（象徵富有）、寶珠（寓意光明）與犀角（象徵勝利）等八種寶物，以連續圖樣所織成的八寶帶，（圖十二）末端縫上碧玉雕成的別子來捲束手卷，玉別子裡面刻有「乾隆御題」、「王寵千字文」填金隸書。（圖十三）這樣的形制捲帶與《裝潢志》中提到手卷使用金銀撒花舊錦有很大的差異。「帶襷用金銀撒花舊錦布，舊玉簽。」清初周二學在《賞延素心錄》：「古玉簽雖佳，但歷久則簽痕透入畫裡，為害不小，不如用舊織錦帶作縛，寧寬無緊。」可見從明代至清初一直以舊織錦捲束手卷，推測八寶帶的出現應該在乾隆時期才出現。不過明代裝裱的手卷不排除因保存因素，到了清代重新更換新織帶與別子的可能性。

至於王寵〈千字文〉黃地包首錦

以一個書畫修復師而言，多麼希望見到一幅被奉為裝裱大師的作品，但種種現象直指這一幅手卷經過重裝，目前的裝裱材料與風格並非出於周嘉胄之手。過去資料記載先生字江左，揚州人，無確切生卒年，在擬本文時找到明代范景文《文忠集》一首詩，確定其館齋名為「鼎足齋」，並且是一位收藏家，這亦算另一個發現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參考資料：

1. 楊正旗，《中國書畫裝裱大全》山東美術出版社，1997。
2. 杜秉庄、杜子熊，《書畫裝裱技藝輯釋》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3。
3. 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，《王寵書法特展圖錄》故宮博物院，1992。
4.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，集部，別集類，文忠集，卷十一。
5.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，子部，雜家類，雜說之屬，物理小識，卷八。
6.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，子部，譜錄類，器物之屬，香乘，目錄。
7. 潘吉星，《中國造紙技術史稿》，北京，1978。
8. 凌純聲，〈北宋初年的金粟箋考〉，《樹皮印文陶與趙紙印刷術發明》，中央研究院，台北，1963。
9. 繆良雲主編，《中國衣經》，上海文化出版社，2000。